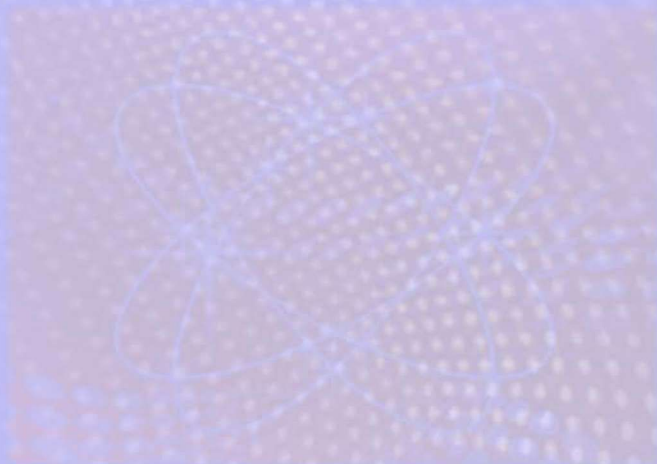


感悟文学大师经典：62

思潮：庐隐作品精选

主编 萧枫



辽海出版社

感悟文学大师经典：62

思潮：庐隐作品精选

主编 萧枫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潮：庐隐作品精选/萧枫主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2

(感悟文学大师经典：62)

ISBN 978-7-5451-0329-8

I. 思… II. 萧…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469 号

辽海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75

字数：1186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孙德军 于文海 陈晓玉

定价：2980.00 元(全 100 册)

前言

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知识，陶冶我们的情操。

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永恒的魅力。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

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

为此，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感悟文学大师经典》丛书，主要收录了鲁迅、郑振铎、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鲁彦、梁遇春、许地山、萧红、瞿秋白、闻一多、缪崇群、穆时英、丘东平、滕固、蒋光慈、叶紫、刘半农、邹韬奋、李叔同、苏曼殊、朱湘、柔石、庐隐、戴望舒、章衣萍、钱玄同、彭家煌、刘云若、洪灵菲、石评梅、夏丏尊、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既有诗歌、散文、杂文，评论，也有长、中、短篇小说，还有戏剧等作品，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文广泛、丰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哲理。

本套图书格调高雅，知识丰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权威性和系统性，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

目 录

思潮.....	1
前尘.....	5
月下的回忆.....	21
蓬莱风景线.....	25
愁情一缕付征鸿.....	28
雷峰塔下.....	32
夜的奇迹.....	35
春的警钟.....	37
秋声.....	39
生命的光荣.....	40
东京小品.....	44
异国秋思.....	73
夏的歌颂.....	76
我愿秋常驻人间.....	77
星夜.....	79
几句实话.....	80
妇女生活的改善.....	84
劳心者和劳力者.....	87

思潮

开着窗户，对着场圃，很暇豫的眺望；绿草刚刚萌芽，碧桃却含着无限的春意，对人微微笑着——轻盈而娇艳；花影射在横塘里，惹得鱼儿上下的征逐；清闲快乐，这么过一生，便北面封王也比不上这个好呵！在这波清气爽的境地，几个亲密的朋友，拉着手在这草地上散步，唱着甜美的歌儿，天上的安琪儿都要羡慕呢！要是倦了，就坐在这块滑润的石头歇着，听水声潺潺地流着，正是一种天然的音乐，这石头多少“玲珑剔透”呵！……呀！象是甚么地方也有这么一块？……哦！不错，三个卷着头发，露着雪白小腿，蓝眼睛白脸蛋的小女孩，倚在那石头上，三四个游公园的男学生，拿着照像器给她们拍照，那个顶小的，忽然垂着眼皮，突着嘴叫道：“萧妈！我生气啦！”这个声音娇憨而清脆，惹得四围许多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张着嘴，眯着眼，嘻嘻哈哈地笑个不住。奇怪呵！他们真象上了机器似的，嘴里不住叫着“这孩子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嘻嘻嘻！”眼睛眯着，不细看简直看不出缝来。

一个老头，一只手拿着一根拐杖；一只手摸着胡子：弯曲着腰，也是“哈哈”地笑；她更奇怪，倚在小山石上，一边张着嘴笑得唉呀，唉呀的，一边眼泪却好象“断线真珠般”往下坠。

忽然大家都寂静了，许许多多的眼神，都集中在那三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身上；她们也很知道照像是一件很要注意的事情；挺直了腰，放好手，仰着头，碧蓝的三对小眼，也都聚精会神，对着像架那边望着，现在已是准备好了，一个男学生笑着对她们说：“别动呵！要照啦！”忽然顶小的那个，眼睛一转，不知想起甚么？赶紧转过头来，对着她那个看妈嚷道：“你瞧，你瞧，那边一只小狗狗；……一只狗

狗，”说着小手不由得举起来往远处——一只西洋狮子狗伏的地方指着；跟着小腿也不觉得抬起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迈，渐渐迈得更快，竟跑着追起那个小狗来了。

许多经过她们旁边的游人，都站住看她们；起初人们都怔怔地望着她——追小狗的女孩子；灵魂都被她那活泼天真的微妙勾了去，寂静和幽秘是这时候的空气；忽然一回头，见那两个稍大的女孩子，仍旧很稳静的站在那里，预备和希望照一张很整齐的相；这才提醒大家，一阵哈哈的笑声，立刻破了空气的寂静。

她追着小狗，跑得累了，细弱的娇喘，涨得柔嫩的面皮，红艳直象浇着露水，新开的紫玫瑰花。额上的头发，也散了下来，覆在脸上；小手不住在胸口摩挲，望了众人一眼，又蹦蹦跳跳地跑开了；跑到萧妈面前，接了小白帽子，斜歪着戴在头上，憨皮的样子和稚琴简直差不多；当天热的时候，在大马路上不是时常看见稚琴戴着那顶白蓬布帽子摇摇摆摆的走过吗？得意而且活泼的神情，时时从她眼睛里流露出来；公司门口那架大镜子，当她走过这里的时候，必要照一回。

照镜子原是靠不住的事情啊！从前新世界里放着八架镜子，每一架镜子，把人照成一个样子，八架镜子就把人照成八个样子，德福她长得极胖——在学堂里验起身体来，她的体重总在一百五十斤以上，她可是极不相信她是真胖，那天她逛新世界，看见一个个来逛的太太小姐们，都很细挑，竟惹起她的怀疑心来：“我果比她们胖吗？”这个念头老在她心里起伏，恰好她走到这架镜子面前——一个照人细长的镜子里，立刻露出一个“长身玉立”的她，这一喜欢真非同小可啊！她不觉自言自语的道：“人家都说我胖，块头大不好看，他们真是没眼睛呢？绍玉她在咱们一堆算是顶小顶瘦的了，可是和我也差不多呢！到底是镜子有准啊！”

胖子顶怕人说胖，可是爱睡觉，就足以作胖子的特征呢，姚先生他也是一个胖子，脂肪真多呵，五脏都被脂肪蒙住了，脑子也胶住啦，所以顶喜欢睡觉，无论坐在车上或是椅上，到不了三分钟，就可睡着；站在门槛上，或柱旁边，也是立刻要打呼的……那天他站在台阶上，看人家行结婚礼，嘴里还衔着一枝吕宋烟，忽然烟卷从他嘴里掉了下来；跟着“了不得，快着，快着……”一阵的乱叫，大家都吓住了，抬头往对面一看，原来是他又睡觉了，险些儿摔下来，幸亏旁边的人扶得快，不然怕免不了头破血流呢！——野狗又得一顿饱了。

嘿！野狗吃人血真可怕呢！上次西郊外，难民阿三，不是被野狗把腿咬断了吗？血流了一地，象一道小红河似的，野狗不久就把他喝干了！人真可怜呵！作了难民更可怜，对了他们“泣饥号寒”的同类，谁有良心能不为他们叫屈呢？我们当然要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平安；他们又何尝不希望人家拯救他们？只是他们的运气不好，有心的又没力，有力的又没心！他们就是把一只耕地的肥牛牵出来卖，这个牛也不受他们的支配呢！无论卖给谁，它都要用它那个犄角，作抵抗的武器，和人家拼命呢！必得等到王大来了，用一种甚么降魔的方法，它才帖帖服服跟他去了……世界上没有方法是不能作事呵！

人家说王大知道牛脾气，所以他能降伏牛，这些难民他不知道牛脾气，又怎么会降伏牛，以至于要牛救济他们呢？乡下人真不懂事呵！那个马惊了，赵老婆子不知道躲进屋里去，反倒躲在放螃蟹的木桶里；螃蟹本是“横行公子”，它怎解得救济人？赵老婆脚，竟被它那两把大剪子夹得出了血，只得不顾命的从桶里窜了出来；一个不小心，木桶倒了，养螃蟹的腥水，浇了她一身，直象一个雨淋的水鸡，象刺猬般的缩作一团；怎么不可笑呢！

公园的小孩，……胖子都赶不上这个有趣，哈哈！我不禁对着天空大笑起来。

“嘿！你莫非真得了神经病吗？”她——我的表妹推了我一下；我才定了神，四面的看看，除了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照着壁上的钟闪闪放光——似乎是新鲜的以外；其余的布置没改平日分毫的样子。刚才所涌现我眼前的东西，原来都是起伏不定的思潮，那个傻老太太也只是从前的印象——现在的思潮呵！……

前尘

春天的早晨，群山含翠，悄对着醉意十分的朝旭。伊正推窗凝立，回味夜来的梦境：山崖叠嶂耸翠的回影，分明在碧波里轻漾，激壮的松涛，正与澎湃的海浪，遥相应和。依稀是夕阳晚照中的千佛山景，还有一声两声磬钹的余响，又象是灵隐深处的佛音。

三间披茅附藤的低屋，几湾潺潺蜿蜒的溪流，拥护着伊和他，不解恋海的涯际，是人间，还是天上，只憬憧在半醉半痴的生活里，不觉已销磨了如许景光。

无限怅惘，压上眉杪，旧怨新愁，伊似不胜情，放下窗幔，怯生生的斜倚雕栏，忽见案头倩影成双；书架上的花篮，满载着素嫩翠绿的文竹，叶梢时时迎风招展，水仙的清香，潜闯进伊的鼻观，蓦省悟，这一切都现着新鲜的欣悦，原来正是新婚的第二天早晨呵！

唉！绝不是梦境，也不是幻相，人间的事实，完全表现了，多么可以骄傲。伊的朋友，寄来《凯歌》新咏，伊含笑细读，真是味长意深；但瞬息百变的心潮，禁不得深念，凝神处，不提防万感交集，往事层层，都接二连三的，涌上心来。

无聊的来到书橱边，把两捆旧笺，郑重的从新细看。读到软语缠绵的地方，赢得伊低眉浅笑，若羞似喜。不幸遇到苦调哀音的过节，不忍终篇，悄悄地痛泪偷弹，这已是前尘影事，而耐味榆柑，正禁不起回想啊！

人间多少失意事，更有多少失意人；当他们楚囚对泣的时候，不绝口的咒诅人生，仿佛万种凄酸，都从有生而来：如果麻木无知，又悲喜何从，——伊也曾失望，也曾咒诅人生，但如今怎样？

收拾起旧恨新愁，

拈毫管，
谱心声，
低低弹出水般清调，
云般思流；
人间兴废莫问起，
且消受眼底温柔。

无奈新奇的异感，依然可以使伊怅惘，可以使伊彷徨；当伊将要结婚之前，伊的朋友曾给伊一封信道：——

想到你披轻绡；衣云罗，捧着红艳的玫瑰花，含情傍他而立；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称意；毕竟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可是二十余年美丽的含蓄而神秘的少女生活，都为爱情的斧儿破坏了。不解人事的朋友——你——我们的交情收束了，更从头和某夫人订新交了。这个名称你觉得刺耳不？我不敢断定；但我如此的称呼你时，的确觉得十分不惯；而且又平添了多少不舒服的感想！噫我真怪僻！但情不自禁，似乎不如此写，总不能尽我之意，好朋友！你原谅我吧！……

这是何等知心之谈，伊何能不回想从前的生活；甚至于留恋着从前的幽趣，竟放声痛哭了。

伊初次见阿翁，——当未结婚之前，只觉羞人答答地；除此外尚不曾感到别种异味，现在呢？……记得阿翁对伊叮嘱道：“善持家政，好和夫婿……”顿觉肩上平添多少重量，伊原是海角孤云，伊原是天边野鹤；从来顽憨，那解得问寒嘘暖，那惯到厨下调羹弄汤？闲时只爱读离骚，吟诗词，到现在，拈笔在手，写不成三行两语，陡想起锅里的鸡子，熟了没有？便忙放下笔，收拾起斯文的模样，到灶下作厨娘，这种新鲜滋味，伊每次尝到，只有自笑人事草草，谁也免不了哟！

不傍涯际的孤舟，终至老死于不得着落的苦趣中，彷徨的哀音，可以赚不少人同情的眼泪，但紧系垂杨荫里的小羊，也不胜束缚之悲，只是人世间，无处不密张网罗，任你孙悟空跳脱的手段如何高，也难出如来佛的掌握。况伊只是人间的弱者，也曾为满窗的秋雨生悲，也曾因温和的春光含笑，久困于自然的调度下，纵使心游天阊，这多余的躯壳，又安得化成轻烟，蒸成大气，游于无极之混元中呢！

记得朔风凛冽的燕京市中，不曾歇止的飞沙，不住的打在一间矮屋角上。伊和她含愁围坐炉旁，不是天气恼人，只怪心海浪多，波涌几次，觉得日光暗淡，生趣萧索。

伊手抚着温水袋，似憾似凄的叹道：“你的病体总不见好；都由心境於邑太过，人生行乐，何苦自戕若是？”她勉强苦笑道：“我比不得你，……现在你是一帆风顺了，似我飘零，恐怕不是你得意人所能同日而语的；不过人生数十年的光阴，总有了结的一天，我只祝福你前途之花，如荼如火，无限的事业，从此发轫；至于我呵，等到你重来京华的时候，或者已经乘鹤回真！剩些余影残痕，供你凭吊罢了。……”伊听了这话，只怔怔的一言不发，仿佛她的话都变作尖利的细针将伊嫩弱的心花，戳成无数的创伤。不禁含泪，似哀求般说：“你对于我的态度，为什么忽然变了？你这些话分明是生疏我，我不解你从前待我好，现在冷淡我是为什么？虽然我晓得，我今后的环境，要和你不同了，但我的心依旧不曾忘你，唉！我自觉一向冷淡，谁晓得到头来却自陷惟深！……”

唉！一番伤心的留别话，不时涌现于伊的心海之上，使她感到新的孤寂，尝受到异样的凄凉，伊相信事到结果，都只是煞风景的味道。伊向来是景慕着希望的隽永，而今不能了，在伊的努力上是得了胜利，

可以傲视人间的失意者，但偶听到失意者的哀愤悲音，反觉得自己的胜利，是极可轻鄙的。

自从伊决定结婚的信息传出后，本来极相得忘形的朋友，忽然同伊生疏了。虽有不少虚意的庆祝话，只增加伊感到人间事情的伪诈。

她来信说：“……唯望你最乐时期中，不要忘了孤零的我，便是朋友一场……”

她来信说：“……独一念到侃侃登台，豪气四溢的良友，而今竟然盈盈花车中，未免耐人寻思，终不禁怅然了。往事何堪回首？”多感善思的伊，怎禁得起如许挑拨？在这香温情热的蜜月中，伊不时紧皱眉峰，当他外出的时候，伊冷冷清清地独坐案前，不可思议的怅恨，将伊紧紧捆住，如笼愁雾，如罩阴霾；虽处美满的环境里，心情终不能完全变换，沉迷的欣悦，只是刹那的异感，深镂骨髓的人生咒诅，不时现露苍凉的色彩。

这种出乎常情的心情，伊只想强忍，无奈悲绪如蒲苇般柔韧而绵长，怯弱的伊，终至于抗拒无力，伊近来极不愿给朋友们写信，当伊提起笔，心里便觉得无限辛酸，写起信来，便是满纸哀音，谁相信伊正在新婚陶醉的时期中？伊这种现象，无形中击碎了他的心。

在一天的夜里，天空中，倒悬着明镜般的圆月，疏星欲敛还亮的，隐约于云幕的背后，伊悄然坐在沙发上，看他伏案作稿，满蓄爱意的快感使伊不禁微笑了。但当伊笑意才透到眉梢头，忽然又想到往事了。伊回忆到和他恋爱的经过——

最初若有若无的恋感，仿佛阴云里的阴阳电，忽接忽离，虽也发出闪目的奇光，但终是不可捉摸的，那时伊和他的心，都极易满足，总不想会面，也不想晤谈，只要每日接到一封信，这心里的郁结，便

立刻洗荡干净，老实说，信的内容，以至于称呼，都没有什么特著的色彩，但这绝不妨碍伊和他相感相慰的效力。

而且他们都有怪僻，总不愿意分明的写出他们的命意，只隐隐约约写到六七分就止了。彼此以猜谜的态度，求心神上的慰安，在他们固然是知己知彼，失败的时候很少，但也免不了，有的时候猜错了，他们的心流便要因此滞住了，但既经疏通之后，交感又深一层。

在他们第一期的恋感中，彼此都仿佛是探险家，当摸不着边际的时候，彷徨于茫茫大海的里头，也曾生绝望的思想，但不可制止的恋流，总驱逐着他们，低低的叫道：“往前去！往前去！”这时他们只得再鼓勇气，擦干失望的泪痕，继续着努力了。

他们来往的书信，所说的多半是学问上的讨论，起初并不见得双方的见解绝对相同，但只要他以为对的，伊总不忍完全反对，他对伊也是一样的心理，他们学问的见解，日趋于同，心情上的了解也就日深一日了，这种摸索着探险的生活，希望固可安慰他们的热情，而险阻种种，不住的指示他们人生的愁苦，当他们出发的时候，各据一端，而他们的目的地，全在那最高的红灯塔边。一个从东走，一个从西来，本来相离很远，经过多少奇兀的险浪、汹波，还有猛鲸硕头，他们便一天接近一天了。

天下绝没有如直线般的道路，他们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往往被困在悬崖的边上，下面海流荡荡，大有稍一反侧，便要深陷的危险，这时候伊几次想悬崖勒马，生出许多空中楼阁，聊慰凄苦的方法来，伊曾写信给他说：

……我不敢想人间的幸福；因为我不幸者，但我不信上帝苛刻如是，便连我梦魂中的慰安，也剥夺了吗？

我记得悬泉飞瀑的底下，我曾经驻留过，那时正是夕阳满山，野
花载道，莺燕互语的美景中你站在短桥上，慢吟新诗，我倒骑牛背，
吹笛遥应，正是高山流水感音知心。及至暮色苍茫，含笑而别，恬然
各归，郑重叮咛，明日此时此地，莫或愆期，唉！这是何等超卓的美
趣啊！我希望——唯一的希望，不知结果如何，你也有意成就我吗？

超越世间的美趣，如幽兰般，时时发出迷人的醉香，诱引他们不
住的前进，不觉得疲弊，有时伊倦了，发出绝望的悲叹，他和泪濡墨
恳切的写道：“唉！我已经灰冷的心为谁热了，啊！”这确实是使伊
从颓唐中兴奋。

沉迷在恋海里面的众生，正似嗜酒的醉汉，当他浮白称快的时候，
什么思想都被摈斥了。只有唯一的酒，是他的生命。不过等到清醒的
时候，听见朋友们告诉他醉里的狂态，自己也不觉哑然失笑。至于因
酒而病的人，醒后未尝不生悔心，不过无效得很不闻酒香，尚可暂时
支持，一闻酒香，便立刻陶醉了。伊和他正是情海里的迷魂，正如醉
汉的狂态。他们的眼泪只为他们迷狂而流，他们的笑口也只为他们的
迷狂而开。

伊想到未认识他以前，从不曾发过悲郁的叹声，纵有时和同学们，
争吵气愤至于哭了，这只是一阵的暴雨，立刻又分拨阴霾，闪烁着活
泼的阳光了。自从认识他以后，伊才了解人间不可言说的悲苦。伊记
得有一次，正是初秋的明月夜，他和伊在公园里闲散，他忽然因美感
的强激，而生出苍凉的哀思，微微叹了一声，伊悄悄地问道“你怎么
了？……”他只摇头道：“没有什么。”这种的答话，在伊觉得他对
自己太生疏了，情好到这种地步，还不能推心置腹。伊想到这里，觉
得自己真是天地间的孤零者了，往日所认为唯一可靠的他，结果终于
于斯，作人有什么意义，镇日价奔波劳碌，莫非只为生活而生活吗？

这种赘疣般的人生，收束了到干净呢！伊越思量越凄楚，这时他们正来到石狮蹲伏着的水池边，伊悲抑的倚在石狮的背上，含泪的双眸，凄对着当空的皎月，银光似的月影正笼罩着一畦云般的蓼花，水池里的游鱼，依稀听得见唼喋的微响，园里的游人，都群聚在茶肆酒馆前。这满含秋意的境地里，只有他们的双影，在他们好和无间的时候，到了这种萧瑟苍凉的地方，已不免有身世之感。况今夜他们各有各的心事：伊憾他不了解自己的衷怀，他伤伊误解自己的悲凄，他本想对伊剖白，无奈酸楚如梗，欲言还休。伊也未尝不思穷诘究竟，细思又觉无味。因此悄默相对，伊终久落下泪来，伤感既深，求解脱的心，忽然如电光一闪，照见人生究竟，大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思，把痴恋之柔丝，用锋利的智慧刀，一齐割断，立刻离开那蹲伏的石狮子，很斩决的对伊道：“我已倦了，先回去吧！”他这时的伤感绝不在伊之下，看了伊这种绝决的神气，更觉难堪，也一言不发的走了。伊孤零零出了园门，万种幽怨，和满心屈曲，缠搅得伊如腾云雾。昏沉中跳上人力车，两泪如断线珠子般，不住滚落襟前，那时街上的行人，已经稀少了，鱼鳞般的丝云，透出暗淡的月色，繁夥的众星，都似无力的微睁倦眼，向伊表示可怜的闪烁。

伊回到家里，家人已经都睡了。静悄悄地四境，更增加不少的凄凉，伊悄对银灯，拈起秃笔，在一张纸上，一壁乱涂，一壁垂泪，一张纸弄得墨泪模糊。直到壁上的钟敲了三点，伊才觉倦惰难支，到床上睡了，梦里兀自伤心不止。辗转终夜，第二天头晕目胀，起床不得，——伊本约今天早晨找他去，现在病了去不得，一半也因昨夜的芥蒂不愿去。在平日一定要叫人去通知，叫他不用等，或者叫他来，而现在伊总觉得自己的心事，他一点不知道，十分怨怒，明知道伊若不去，他一定要盼望，或者他也正伏枕饮泣；只是想要体谅他，又不胜怨他，